



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大师
房龙图书 百年经典



VAN LOON'S LIVES

与世界伟人[☕]谈心(上)

——(美)房龙◎著 常绍民等◎译——

最激荡人心的伟人思想史

年轻时我曾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

聆听着他们关于真理的伟大争论；

可是永无止境，于是从进来时的同一道门我又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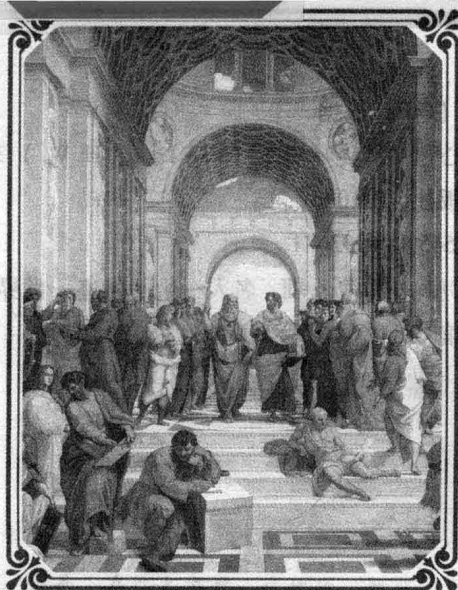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大师
房龙图书 百年经典



VAN LOON'S LIVES

与世界伟人☺谈心(上)

— (美) 房龙◎著 常绍民等◎译 —

(ISBN 7-309-02322-3) (CIP 数据) 95473402 010-62322296 (发行)

编 者 房 龙 著 常 绍 民 等 译

版 次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印 张 13.25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50 元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江苏出版社

K8/2
F28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伟人谈心 上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常绍民等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459 - 0193 - 1

I. 与… II. ①房… ②常…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276 号

致爱较真的读者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些在他看来与时代不合的说法，对这一点作者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在这本书里，已故的、被安葬上千年的人在此谈论他们爱吃小牛排而不是八宝鲤鱼，并试图就距今 20 代人之前已被遗忘的模糊不清的神学观点浪费时间。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海涵。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本书有关的人物

——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虚构的

吉米是房龙夫人。她从布莱恩毛尔毕业后不久得此绰号，在多年经营她的“狂人帽店”过程中这一绰号传扬开来，从此，便成了她的代称。

露西全名露西·范·达姆·范·伊塞尔特夫人，是一位在费勒城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的荷兰杰出画家。自从荷兰遭到德国入侵后我们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在战争打响前不久她来拜访我们时如果能留在大洋的这一边那该多好啊！由于她痛恨德国的一切，她的命运不可能幸运，但我们一直没能从她那儿或从别处得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弗里茨全名弗里茨·菲利普，是荷兰著名的无线电、电灯制造商家族成员。他的职业是银行家，然而他具有一种明确的文学创作倾向。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死与他那世人皆知的仁慈直接相关。他答应带他的小女儿去看电影。外面大雨倾盆，家人劝染上感冒的弗里茨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可他不想让孩子失望，于是他去了，结果耳朵受到了严重的感染。大家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他的性命，可他终于未能从手术中苏醒过来。他被埋葬在扎尔特博梅尔（菲利普家族的发源地）墓地。也许这样更好。当纳粹开始在年轻的荷兰人当中寻找人们爱戴的人物以便杀之而威吓他人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把弗里茨抓起来，然后把他当做人质杀掉的。

乔是海因·弗林德的妻子，后者是一名当地的渔夫，小镇的哲学家。很有事业心的乔经营着村里的公寓，她偶尔（如果她碰巧很喜欢你的话）会过来帮着作些烹饪。我们希望他们两人都还活着，可是乔会被迫给费勒的纳粹党卫军做饭，对此她肯定是不愿意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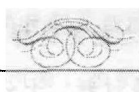
卡特耶是我们的第二位仆人，她离开我们与一位弗拉辛造船厂的工人结了婚。自从纳粹入侵瓦尔赫伦，焚毁了米德尔堡后，就不知道她的情况如何。

佩雷斯是村里的警官，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到了档案馆长的职位。他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去世了。

雷普科，据我们所知，可能还在为费勒的好人们刮胡子，向他们出售他们需要的雪茄和保险，并在村里的财务部任职。他是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聪明的小伙子，说话十分刻薄。我们衷心希望他加倍小心，别触犯了我们所热爱村庄的现行主人们。

小努德尔在经过多次流浪后幸存了下来，并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费勒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如今安详地沉睡于我们花园中的鸟池后面（他的双手放在他聪明的脑袋下面）。他充分享受着康涅狄格州部分鸟类的陪伴——它们或是来梳理自以为荣的漂亮羽毛，或是希望喝上点清新的净水。

至于费勒镇本身，在纳粹入侵后不久，它在一次进攻附近的弗拉辛城的战斗中差点被摧毁。幸运的是，炸弹落在了退潮后的湾中，在一片淤泥中爆炸，因此并未造成严重的毁灭性后果。



前言

致青少年们

你们当然从未见过弗里茨叔叔，他在你们出生前很久就离开了人世。很遗憾。你们该会喜欢他的。他是那种会到中心公园边散步边喂鸟和松鼠的老绅士。那些老绅士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小动物们喜欢吃的各种东西。小鸟和松鼠闻到了食物的香味，纷纷落到这些慈善家的肩头，在他们的身上爬来爬去，寻找着它们认为属于它们的合法财物。

就弗里茨而言，如果他还活着，该是你们的“名誉”叔父。快乐、善良、宽容和善解人意是他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毫不吝啬地向人们施舍这些珍贵的财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智者在岁月之初便认识到了这一点），真正属于我们的唯一宝藏埋藏在我们朋友的心中。

在我出生的国度里，人们仍然在16世纪加尔文思想冰期的影响下忍受着痛苦，但像他这样的品格却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迎。所以，尽管我们在年龄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当我们在米德尔堡老修道院的餐厅里相遇后，仅在5分钟之后便成了朋友。

我们之间的密切交往虽然仅持续了几年时光，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它是在费勒城和那片令人愉快的废墟不可思议的魔力中度过的（一座真实的城市、一个普通侯爵领地的首府）。该城座落着几百座老房子，有许多花园，保留着无穷的回忆——这个不同寻常的小小伊甸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得没必要再与外界接触。一想到我们可怜的当代人，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怜悯。他们命中注定要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或里约热内卢，这些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力的小村落中度过一生。

吉米和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在这里存身（至少在我们的钱用光之前是这样），便买了一座很舒适的房子。由于该房建于1572年，因此看上去显得过新，十分炫目耀眼，与周围显示着哥特风格的邻里建筑很不协调。

不久以后，弗里茨也决心加入这一群真正的智者当中。他是在考察了从塔希提岛到百慕大的所有其他乐土之后才最终得出这一结论的，即费勒城是能够回答“一个文明人在哪儿才有可能以最低程度的不满和最大程度的精神满足来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一问题的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度过的那段感到极大满足的短暂时光就这样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弗里茨和我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所了解到的东西可能要比我们曾经亲临（即使思想与精神并不总是与身体同在）听讲的中学、学院和大学教给我们的东西还多。

十分碰巧（幸运的巧合），弗里茨和我都从未真正着迷过任何一种体育锻炼，虽然我们认为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讲这是一件好事。结果，我和弗里茨过去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子（在低地国家雾气很大的地区光线是非常重要的）的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尽情享受这种消遣。而这一直让吉米感到迷惑不解，她像其他真正的美国人一样一直奇怪于这样的现象：两个人仅仅坐在那里聊天——除了坐着聊天外无所事事——他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乐趣呢？

可是那恰恰是我们所想要的一切。我们愿意坐在那里聊天，直到说服上帝出了



天堂，魔鬼返回了地狱。我们喜欢在太阳系上做文章并以此为乐，我们把银河当成保龄球道，让参宿四星作为保龄球滚动，看看我们一球能击倒黄道十二宫中的几个（我们把黄道十二宫当做球柱）。

我们觉得可以自由地将图书馆人名卡片目录上的每一个名字从抽屉里取出来，放置一边以供特别研究。然后如果我们觉得某个名字并不真正属于那些伟大者或仅次于伟大者的姓名之列，我们很可能会将它撕掉扔进港湾或完全销毁。

现在我想向你们讲述一天上午——在圣诞节休假期间——当我拜访弗里茨，准备与他共饮 11 点钟咖啡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坐在他餐厅的窗前，一边望着对面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吉米和我邀请在当晚进餐的客人。弗里茨说：“很遗憾我们无法邀请这座老钟塔在某一天的来拜访我们，哪怕与我们一道喝一碗豆汤也好！它已经在那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一定见过许多事！它应该能够向我们讲述许多有关我们见到时会觉得有趣的各种人物的有趣故事。”

“听着，亲爱的弗里茨，”我回答说，“为什么你、露西和我们其余的人会在费勒？因为这样的地方不再真正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是‘记忆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到处充斥着小机械和实在之物的生活以及白费力气的各种活动，我们开始逐渐讨厌我们所珍爱的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它们让我们哈欠连天，让我们感到只想喝瓶啤酒。因此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既然在费勒一切都不是实际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处理事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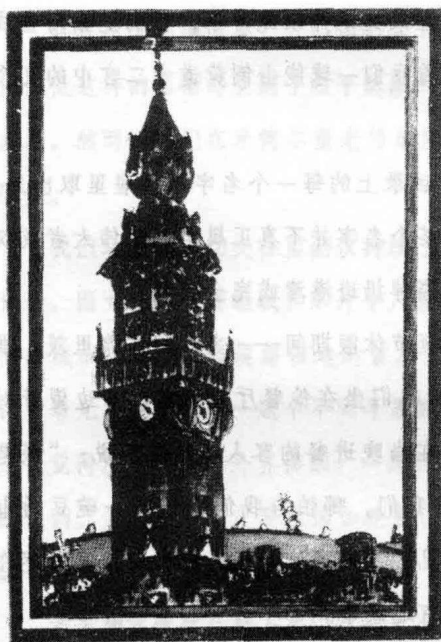
“一次绝佳的演说，”弗里茨说，“可是这与我打算邀请钟塔来赴宴并向我们讲述我们乐意见到的各类人的故事有什么相干呢？”

现在轮到我打断他了：“在我们能够以同等的努力和资金得到最佳者时，为什么偏要去寻求较次者呢？如果我们能邀请一座哥特式钟塔来坐在你的餐桌前，那么邀请一位过去 5000 年中一直在坟墓中沉睡的古巴比伦君主前来又算什么难事呢！”

弗里茨表示同意：“你说的有些道理。”

“那么，”我提议，“我们这样去做如何？不会有人阻止我们这样做。”随后我们开始罗列一个我们希望会见的人和现在打算邀请的人的总名单。

这花了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因为合适的候选人不够，而是因为请人们参加晚会有什么样的条件。起初我们非常看重这一点，丝毫不敢造次，把人分成许多类，



古市政厅的钟塔俯瞰着小镇

诸如好人、坏人；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人和持悲观态度的人；喜欢吃煮羊肉的人（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种人极少）以及讨厌煮羊肉的人。直到后来有一天弗里茨向我说：“这样行事恐怕不合适。把人分成确定的类别看上去是件无望的工作。他们都是些善与恶的混合体，很难把他们完全区分开来。我们把所有这些哲学考虑抛开，请那些我们打算会见的人赴宴（而不由其他原因），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说些什么，不是一件乐事吗？”

这看上去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下面需要确定的是在一周的哪一天邀请人做客最合适。弗里茨不必太费心地照管生意（那是个人们把办公的动机付诸实施就可赚钱的幸福时代），认为他几乎总可以在周五晚上驱车由阿姆斯特丹赶到费勒，或者乘周六上午的邮政列车赶到弗拉辛。这样晚宴就定在周六晚7时，因为我们在这个小村习惯于早睡。

此后又遇到了让客人吃什么的问题。稍作考虑，我们以为最好（尽我们所能）向他们提供他们生前习惯的同样的饮食。这将意味着我们要对古代食谱进行大量认真研究，而亨利·迈耶（他对过去的出版社无所不知）会为我们找到这些早就为人遗忘的著作。同时我们离巴黎和伦敦也不算远，可以从那里搞到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在就餐时是否要放音乐？要放，或不要放。音乐固然会对交谈造成很大障碍，但谨慎使用，且使用得法，在你遇到陌生人时就会打破僵局，使客人的心绪平和，更乐于交谈。

弗里茨有一台优质留声机，并且有可供每一场合、每次聚会使用的录音唱片。他告诉我他准备把留声机交给我使用，我们可把它放在楼上某间卧室里，这样声音



不致太大，可能会使客人以为我们专门为他们雇佣了整个管弦乐团。

我们又遇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了解这些人，”弗里茨说，“至少你对他们有一点了解，因为那恰恰是你的工作。但对我来说，我对他们大都只闻其名。那么你为何不专门为我写点东西介绍他们呢？仅仅简要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即可。我不想出丑，当着苏格兰的玛丽的面谈匕首——这可能欠妥，同时征服者威廉可能不想多谈私生子问题。”

鉴于弗里茨要照料款待客人的各种实际事务（或者更正确地说，他要付账单），我感到这种安排是公平的，就许诺他，每个星期三晚上，他都会收到由特别快递寄去的有关将要邀请的下一位客人的情况介绍，即外交人员所说的“短文”——对客人的经历和成就所作的简短介绍，陈述一下其世俗经历中最重要的事实和日期。

但你会问，我们到底如何与这些遗骨散布在地球各处、辞世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人联系上呢？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在其他时间告诉你。这实际上非常简单，但此时应当保密，顺便说，这是一种属于我生活中最幸福的回忆的秘密——对完美的友谊的回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2年5月8日

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尼治新费勒

客人名单（左为出场章次）

- 第十一章 安徒生，1805—1875
- 第四章 巴赫，1685—1750
- 第二十章 巴伦支，？—1597
- 第十二章 贝多芬，1770—1827
- 第四章 勃鲁盖尔，1525—1569
- 第十章 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8—前488
- 第五章 塞万提斯，1547—1616
- 第十八章 肖邦，1810—1849
- 第十四章 孔夫子，约公元前551—前479
- 第十五章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1682—1718
- 第十六章 但丁，1265—1321
- 第六章 笛卡尔，1596—1650
- 第十八章 埃米莉·迪更生，1830—1886
- 第八章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 第七章 爱默生，1803—1882
- 第一章 伊拉斯谟，约1446—1536
- 第六章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约1182—1226
- 第十九章 富兰克林，1706—1790
- 第二十章 海姆斯凯尔克，1567—1607
- 第二十章 第一位发明家
- 第二十一章 杰斐逊，1743—1826
- 第十六章 达·芬奇，1452—1519
- 第十九章 失踪的孩子



爱德华五世, 1407—1483

路易十七世, 1785—1795?

约克公爵, ? —1483

维吉尼亚·戴尔, 1587—?

第五章 莫里哀, 1622—1673

第十七章 蒙田, 1533—1592

第三章 托马斯·莫尔爵士, 1478—1535

第十一章 莫扎特, 1756—1791

第二十章 南森, 1861—1930

第十二章 拿破仑, 1769—1821

第十五章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1672—1725

第十四章 柏拉图, 公元前 427—前 347

第十七章 拉伯雷, 1490—1553

第九章 罗伯斯庇尔, 1758—1794

第十八章 罗西尼, 1792—1868

第五章 莎士比亚, 1564—1616

第八章 西奥多拉, ? —547

第六章 尼西亚的神学家, 约 352

第九章 托克马达, 1420—1498

第十五章 伏尔泰, 1694—1778

第二章 华盛顿, 1732—1799

第二章 沉默者威廉, 1533—1584



目 录

上 册

客人名单 /01

本书有关的人物 /03

前 言 致青少年们 /05

第一章 晚会开场：伊拉斯谟首先赴约 /1

第一位应邀前来的客人是德西德里·伊拉斯谟。他准时赴约，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极为开心的晚上。

第二章 两位风度翩翩的政治家：沉默者威廉和华盛顿将军 /45

我们在费勒市政厅为伊拉斯谟安排了一个房间并招待我们的另两位客人：沉
默者威廉和乔治·华盛顿将军。

第三章 空想主义大师：托马斯·莫尔爵士 /79

托马斯·莫尔爵士成为其老友伊拉斯谟的贵客。

第四章 两大世家：音乐世家巴赫和绘画世家勃鲁盖尔 /88

这一次伊拉斯谟给了我们一个惊奇：我们结识了巴赫家族和勃鲁盖尔家族。

第五章 文坛三巨匠：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莫里哀 /103

今天，我们将荣幸地请到三位语言大师，他们分别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莫里哀。

第六章 再现无谓的纷争：尼西亚会议的两位与会者 /133

比斯尼亚大主教和昔兰尼加大主教把我们带回一个我们即将忘却的世界。

第七章 哲人神韵：笛卡尔与爱默生 /150

我们邀请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客人——笛卡尔和爱默生，来使我们忘却一周前的来访者。

第八章 风流女性：西奥多拉皇后与伊丽莎白女王 /182

为了不至于太不均衡，我们计划邀请两位女性成员，这样，拜占庭皇后西奥多拉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出现了。

第九章 一场噩梦：罗伯斯庇尔和托克马达 /224

罗伯斯庇尔和托克马达带给我们一个永远忘不掉的噩梦。

第十章 佛陀致歉：因静修无法赴约 /263

佛陀捎信致歉。

下 册

第十一章 光芒四射的三才俊：圣方济各、安徒生与莫扎特 /265

圣方济各、安徒生和莫扎特应邀前来，但他们不是单独来的。

第十二章 因军事情结相聚的三人：枭雄拿破仑、乐圣贝多芬和一个小人物 /297

我们宴请贝多芬、拿破仑和我的外曾祖父，倾听了一次长长的独白。

第十三章 憨态可掬：人类先祖 /331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第十四章 东西方两圣哲：柏拉图与孔子 /336

柏拉图和孔子似乎是一对很奇怪的进餐伙伴，可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似乎还很开心。

第十五章 一段仇恨：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与伏尔泰 /367

彼得大帝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受到了邀请；伏尔泰最终也来了，当然他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第十六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两大人物：但丁和达·芬奇 /400

但丁和达·芬奇前来就餐，后者“陷入”词语的字面意思之中。

第十七章 法国文艺复兴的文学大师：蒙田和拉伯雷 /427

我们是如何款待蒙田先生和拉伯雷医师的，以及他们的来访如何在我们平静的费勒几乎引发一场公开的骚乱的。

第十八章 奇异组合：埃米莉·迪更生和弗雷德里克·肖邦 /465

此次前来做客的是埃米莉·迪更生和弗雷德里克·肖邦。但埃米莉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肖邦则在微型钢琴前一展身手。

第十九章 为了被历史遗忘的孩子：圣尼古拉斯节聚会 /488

圣尼古拉斯节日聚会，为被历史遗忘的孩子们而举行，高贵的老伙计本杰明·富兰克林出席。

第二十章 十二月寒夜中的四位客人：南森、

海姆斯凯尔克、巴伦支与德弗勒 /513

在12月份一个很冷的夜晚，弗里乔夫·南森、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威廉·巴伦支和外科医生德弗勒成了我们的客人。

第二十一章 曲终人散：最后一位客人杰斐逊 /548

我接到一份电报让我回美国，托马斯·杰斐逊成为我们最后的也是最尊贵的客人。

第一章 晚会开场：伊拉斯谟首先赴约



我和弗里茨曾断言我们的计划能够实现，但当发现事情极为简单时，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对望一眼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我们把食指与中指交叉成十字架状祈求好运，屏住呼吸，决定等着瞧瞧在我们明确卷进去之前下一次聚会如何进行。

我们曾事无巨细地进行磋商。但在明确自己的意图到底何在，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微乎其微后，我们没有遇到其他难题，同时从未有人要求我们为自己的诺言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们知晓的只是，在我们这一方，一应行事都将“庄重得体且有条不紊”——因为在讨论之初我们天性执著于某种半圣经式的词汇，一当遇到仍将是重大奥秘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绞尽脑汁破解久已为人遗忘的文献。此外，我们最郑重其事地承诺，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尽可能地让客人感到舒适，力求让他们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曾放言不以任何可能令他们为难的问题打搅任何一位